

SSS
JINXINTANG
今日作家文库

景新堂随笔

JINXINTANG SUIBI



吉林文史出版社

罗泽贤 著

景新堂随笔

罗泽贤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书 名	今日作家文库《景新堂随笔》
作 者	罗泽贤
主 编	曾祥彪
责任编辑	林革华
封面设计	刘铁臂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吉林东北亚文化发展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17,000 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26-875-8/I.209
定 价	21.60 元

张扬反璞归真的文学精神

——读罗泽贤散文随笔集《景新堂随笔》

曹光辉

随笔，是散文花丛中的“轻骑兵”。

散文，在罗泽贤的笔下求异生辉。

罗泽贤老先生新近出版的散文随笔集《景新堂随笔》，视野开阔，文笔朴实，细致入微地关注时代、关注日常生活，在结构精致、晓畅生动的文本中，显得与众不同。他把散文随笔写得既冷峻又热烈，既理性又华丽，既真实又艺术。全书分为四个板块，55篇什，每篇文章都显示出随意性强，情感度深，其叙述方式与读者脉络一起律动，始终是心语与口语相通，灵思与灵动相映，是一部直抒胸臆再现世象的佳构。

罗泽贤老先生是一位极面善极憨厚极智慧的儒雅之士。新中国诞生的那年，他参加了地方政府工作，尔后“调干”进湖南师院中语系读书，再后在株洲市二中这所省重点中学从

教 40 年。这位在教育战线颇有知名度的特级教师，还先后担任了株洲市中学语文教研会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株洲市委会主委，省政协常委，株洲市政协常委等职。他退休后，虽进了 70 岁的年龄却依然是 40 岁的心脏，赋闲在家，笔耕不辍，艺术思维非常活跃，为散文随笔集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让文本成为了作者与读者进行情感交流的栖居地。

是的，读者们只要伸出心灵的手指，打开《景新堂随笔》，即便便感觉出书中的可读性迎面扑来。可读性强，这是因为作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写得本色，写得本真。本色本真，成为这部文集的一大特点。全书洋洋 20 万言，所述的“往事拾粹”，“即事感怀”，“人物剪影”，“生活欢歌”，就像作者在跟读者拉家常，絮絮叨叨，亲亲切切，但却有真知灼见与深情。

作者深情爱着三伯，敬仰三伯。他在《我的三伯》文章中叙述道：“当我带着一只小雀儿呱呱坠地后，三伯听到我伯娘的报告，陡地从卧椅上蹦起来，跑到厅堂里向神灵磕头，又是打鼓，又是放鞭炮，昭告天地敬谢祖宗。”因为这是三伯五兄弟中生下的第三个男娃，三伯不由喜极超常。这段描述真是字字本色生香。三伯可敬之处还在于他“重复”地讲古代英雄故事培养小侄儿成长，“回顾他讲这些故事时的情景，总觉得他那时就懂得，教学上的启发式方法和巩固性原则似的。”此处写得又本真又深情，后来三伯从军当了军需长，“我在信中说：‘伯伯像班超一样投笔从戎打日本鬼子。’他看了特别高兴，在这句话的旁边接连打了几个圈圈，表示赞赏。”平平常常的话浸泡在本色本真里，就令人耐读，动情感怀。再后来三伯“身中十数刀而死……当时的政府确认三伯是为国牺牲，给予了表彰和抚恤。”一个本色而馨香的高大形象，栩栩

如生地站立在读者的面前，且久久地挥之不去。

《景新堂随笔》其所以令读者耐读，一唱三叹，还因为作家罗泽贤先生，善于将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融为一体，释放着精神的郁结，发泄着心中的块垒，播撒着知识的阳光，每篇作品都是他文学与心灵与知识交融之作。

文集集中的《一株古樟》写得极韵致，从它的外形“像一把参天大伞”，描写至它能美化环境，甚至“香气可以防虫蛀，苍蝇、蚊子一类脏臭的虫不敢挨边”。接下来作者将笔锋一转而内旋，“先前我只知钦佩樟树木材坚硬、气味芳香所象征的高尚品德，见了这株古樟，我更加赞赏樟树的生活哲学，不抢风头，不急于表现自己，只把根扎得深些，把自己的品位提得高些，根深所以叶茂，生命也就长盛不衰。”作者文笔从容不迫，上塑古樟本色的知识层面，下展古樟本真的精神风貌，又理性又深情地娓娓道来。这篇作品还妙在结尾入木三分地引伸，切中当下世风：“天下有多少英才像这株古樟一样被埋没于草野，这实在是人世的悲哀，更是莫大的浪费”。笔锋犀利，将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融于一炉，以文学情思为动感源，循着古樟的品格脉络之河，流淌出极哲理的诗性的活水，给读者以美感和启迪。

罗泽贤老先生行文本色本真，远离世俗标准和时尚趣味，也超越小家作秀与生理欲望之快感兴趣。他的兴趣不停留在古樟、黄牛、麻雀、或长寿山陵园等物类与山水，而是兴趣在这些物类与山水景色中留下他的思考，留下他的文学痕迹和美学精神。

通读《景新堂随笔》，尤其是其中《外公家的劈柴火》、《谭春牯勇杀日本狼》、《手表的故事》、《可怜的牛》、《卷土重来的伍公菩萨》、《扛锄头的作家运十二爷》、《读长城》和

《茶陵铁犀》等篇，充盈着作者用深厚的学养功底上路，且用长期的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撞击灵感火花，于是能写出这些对人生和生命的大彻大悟之作，这实在是令人敬佩的。作者曾谦逊地说，他是70岁以后尝试着动笔写散文随笔的，其实他那颗文学的心，早已在70岁以前以至孩提时节，便捕捉着不尽的真善美，一笔一划刻在自己的胸壁上。这本厚实的散文随笔集，就能证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者用本真本色的文学眼光看世界由来已久，文本中真实真情的文字，使文章多彩耐读。如作者叙述苦楝树“一个春天可以冲出一米多高”，描写树叶密得“太阳光漏不下去”，形容古樟的“根像一股股绳子，深深地扎进地底……相互交织成一个地下网”。鞭挞狗主人“用得着你时，夸你摸你，不需要你时，把你扔到阴曹地府”。通过阅读，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文本语言，有本色本真的“原生态”质感之美，并从中获得一种“反璞归真”的新鲜感，一种历史的原初面貌和情感冲击。

这部本色本真无处不在的《景新堂随笔》，是作家罗泽贤老先生魂牵梦绕的精神圣地，因此他感恩和反思逝去的日子，一支秀笔穿越着现代的城街和历史的山谷，让遥远的往事清晰起来，让历史的碎片珍珠般地串连起来，让生命的价值厚重起来。这些真诚的回忆和真情的描述，始终都张扬着珍重的反璞归真的文学精神。

2004年9月18日

目 录

序——张扬归真反璞的文学精神曹光耀(1)



外公家的劈柴火	(1)
谭春牯勇杀日本狼	(7)
“山那边呀好地方”	(13)
手表的故事.....	(18)
我的一柄棕叶扇.....	(23)
儿时的土玩具.....	(29)
十年营建一茅庐.....	(39)
心债难还.....	(45)
马伕子卖西瓜.....	(50)
我与伞的结“怨”	(56)

湘东铁路过我村····· (60)

母亲的旧什橱····· (67)

在炎帝塑像前的思索····· (70)

“长寿山陵园”观感····· (77)

一株古樟····· (83)

鸣鼓攻阿黄····· (87)

高攀名人辞典后的反思····· (91)

话“屁”····· (95)

黄昏恋的力量····· (100)

漫谈“只有不会教的先生”····· (104)

想起了“口不言钱”的王夷甫····· (109)

皇都大酒店里遇财神····· (114)

可怜的牛····· (119)

伤麻雀····· (124)

我的时髦观····· (130)

论老虎的是非功过····· (135)

秘方、绝技与知识产权····· (142)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含羞草····· (148)

“不以嗜味而苟食”····· (152)

狼驯化成狗以后····· (158)

不忍卒读的《烈女志》····· (164)

卷土重来的伍公菩萨····· (169)

我是何许人也····· (175)

菜园除草记····· (180)

参观彭德怀故居随想	(186)
周立波印象记	(193)
我的祖父钟毓胡子	(200)
我的三伯	(207)
我的四伯	(214)
扛锄头的作家运十二爷	(221)
小木屋里的瘫子刘	(228)
豆腐八嫂	(235)
快乐的磨刀汉	(242)

听雨	(247)
鼓颂	(251)
猫头鹰之歌	(254)
春日可爱	(258)
逛商场	(262)
我的退休生活	(267)
给孙女儿取名	(272)
写给锦垞和乐乐	(275)
读长城	(280)
茶陵铁犀	(286)
三年识昭山	(291)
灵龟峰旧地重游	(296)
后记	(301)

外公家的劈柴火

每当天寒地冻想要烤火取暖的时候，儿时，外公家灰塘里那炽热的劈柴火的火光，总好像在我的眼前闪闪跳动。

旧中国的农村没有电力，南方除产煤区外，大多燃烧木柴。木柴既是做饭的燃料，也是取暖的能源。农家主妇，职司“火头军”，对木柴看得尤重，甚至女儿找对象，也要考察一下男家是不是“柴干水便”。我外公家住在一个深山坳里，交通阻塞，土地贫瘠，要说它的缺点还可以举出许多，但却拥有“柴干”的优势。那里普山普岭都长满了树木，有灌木，平日烧的木柴多数取自于这些灌木；有乔木，其中最多的是马尾松。松木是一种饱含油脂最好燃烧的木材。拥有这么多的燃料资源，让住在平川缺乏薪樵的农妇羡慕不已，所以，几位舅父都找到了如意的妻子。

不过，山上长满树木并不等于就有了干柴，干柴也有个“制作”的过程，农妇绝不会把刚刚砍下来的湿柴直接送进灶内。刘半农《一个小农家的暮》诗说：“她在灶下煮饭，新砍

的山柴，必剥剥的响，灶门里嫣红的火光，闪着她嫣红的脸，闪红了她青布的衣裳。”每次读到这里，我总认为这位名作家犯了个小小的常识性错误，新砍的山柴，水分还没有去掉，很难烧燃，塞进灶去，只会弄得满屋生烟，呛得“火头军”咳嗽不止，哪能出现诗歌中那种明快、欢愉的景象！勤勉的农家对关系家庭生活能否正常运转的木柴，从来都是作好充足的贮备的。我外公家便是这样的典范。

外公家准备木柴的办法有三：一是集中砍伐。仲夏，禾苗早已插完，有空闲劳力可供抽调，而且树木都已长得枝繁叶茂，适于采伐。这时，我的几个舅父加上临时请来的帮工，七、八个人组成一支小队，到后山要接连砍个几天。砍柴是项艰苦的劳动，密密麻麻的灌木丛中，随处藏着荆棘，最易挂破手脚；一担生柴有百十来斤重，没有大力气是挑不动的。不过年轻人并不在乎，几个人凑在一起，边砍柴边讲笑话，有时还暗中较劲，看谁砍得快呢。外公是总指挥，他安排砍柴的人把一担担砍来的生柴送到屋后的草坪里，象秋后垛稻草般有规则地垛起来，远远望去，简直是座小小的房子，估量砍下的柴够一个年度使用方才封刀。二是点伐。这是有目的的把一些长势较差、或生长过密、或遭虫伤的乔木（主要是松木）砍倒，运回家放在户外晾晒，锯成一段一段，再用斧头劈成块状，垒在屋檐下备用。第三，挖树兜子。那些已被砍掉树干的大树的树兜埋在地下，挖出来也是很好的燃料。不过，这活可以零打碎敲，不须兴师动众。

砍完了柴，外公和舅父们就象将军与士兵合力打了一次胜仗，高兴得长长地松了口气。此后，便不需再花时间去侍弄它，任太阳去晒任酷热去烤好了。

由于人类自身的活动，导致近十几年间全球气候显著变

暖,但我们小时,天气确比现在要冷得多。每到十冬腊月,北风卷地而来,像冷刀子似的刮脸,直往脖子里乱钻。身上穿的棉衣,让人觉得如同一张薄纸,抵御不了严寒的袭击。如遇下雪,特别是雪后冰封,山峦、村落、树木、道路,一切的一切,全被冰雪覆盖着。屋檐边垂下来的冰柱子,俨然溶洞中倒挂着的石笋,长长短短,参差不齐。山野间很少有动物活动的影子,连平日最爱东奔西跑的狗,也冻得蜷缩在狗窝里一动也不动。这时,你举目了望,就会领悟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诗句对山村雪景的描绘多么精确。寒冷呀,彻骨透心的冷!寂静呀,寂静得如同回到了太古时代!偏远的农家,本来就山高皇帝远,世上发生的任何变故,只要不对他们造成直接损害,他们就懒得理睬。此刻,则干脆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关起门来专心一意地烤火。有的人提着火笼子随身烤,有些人围炉而烤:这两种烤火都是利用木柴燃烧后尚未熄灭的火炭的余热取暖,火力一般,而我却最喜欢在外公家灰塘边烤松木劈柴燃烧的明火,那才带劲呢。

外公家厨房里一共有三只灶,正中并排连着两只大灶,有两米多长,灶门朝着同一方向。大灶的一端靠着墙壁,另一端则是一只矮灶,它与两只大灶构成矩尺形的模样。从矮灶到墙壁中间是块小小的空地,被挖成了一个浅坑,叫灰塘,用以存放木柴烧完后留下的灰烬。面对灰塘和大灶灶门放着一条长板凳,那是给“火头军”坐的。板凳后是堆放木柴的地方。经过一个暑季,那些山柴、劈柴、树茺借助酷热的力量全都“制作”成了上好的燃料,生火时将它们放在这里,随时取用。

冬天,我到外公家时,晚间就到这灰塘边烤火取暖。经常来这里烤火的有外公、外婆、小姨、满舅、表弟(大舅的儿子)

和我，其余几位舅父、舅妈偶尔也参加一次，但他们大多数时间回自己房内烤木炭火去了。这里是老人和孩子们的世界，舅父们特意回避，好让我们烤个痛快。外婆、姨妈、满舅坐在长板凳上，我和表弟各有一条更小的矮板凳，紧挨外婆坐在灰塘的最前沿，外公坐在一张靠背椅上，比所有的人离灰塘都远一些，显然是在照顾我们这些孩子。照例是外婆掌管火钳，有如总统的权杖，这把火钳是外婆作为内当家的象征。她指挥小姨先把一大堆松木劈柴放到灰塘里，搭起一个架子，劈柴与劈柴之间要有间隔，让空气流动，照外婆的话说，就是“人要通皮（方言，脑袋要见机行事的意思），火要通气”，这样烧起的火才会旺盛。接着在劈柴中间和周围塞进许多灌木干柴，一点火，干柴迅速燃起来了，马上送来了暖意。但这种火来得快也熄得快，火力一般，主要起引火作用。果真，不多一会工夫，松木劈柴就被灌木干柴引燃起来了。这种劈柴，木质相对坚硬，耐烧，且火力强劲，烧得人全身上下冒出细细的热汗。如果是一只大的硬木树墩子，兴许一晚还烧它不完，可以用灰盖起来做火种，第二天继续燃烧。引火的灌木干柴烧完后，就有很多火炭落在灰塘里，这时，外婆就用火钳将红火灰炭轻轻盘开，放进事先准备好的几只大红薯，旋即又用火炭将它埋盖，并在大灶前从屋梁上垂下来的一根活动的索钩上挂上一壶水烧茶。这以后，我们就边烤火边闲谈说笑了。小姨的谜语最多，诸如“麻屋子，红帐子，里边躺着个白胖子”等，谜底都是些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满舅比我只大几岁，但他已读高小，是我们这拨人中间的学问家。他会出些“鸡兔同笼”等算题给我们做，我们什么公式都不懂，只是瞎算，所以多半是满舅获胜。他会因为我和表弟的笨拙而洋洋得意、自我欣赏，但我们也尽可能找些深奥的谜语难倒他，加以报

复。

外公嘴里衔着管烟筒，眯缝着眼睛听我们吵吵嚷嚷，从不抑此扬彼。有时，也会讲个把故事，譬如，他说，从前有个叫蒙正的人，穷得冷天穿不上棉衣，也没有袜子，他把一双脚插到灰塘里，没料到这么暖和，高兴得吟起诗来：“大雪纷纷落，蒙正灰里坐，可怜无灰者，禾得日子过？”自己穷到这个地步，却同情连火灰都没有的人，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蒙正何许人也，我不仅当时不知道，就是现在也不太清楚。写本文时，特地查寻了历史名人谱，发现宋朝有个叫吕蒙正的人，太平兴国二年进士。一个进士出身的人，家道会穷到如些程度吗？据元代王实甫的杂剧《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叙说，洛阳富绅刘仲实为女儿择婿，结果将绣球抛到贫士吕蒙正身上，演出一场婚姻悲喜剧，说明蒙正的确出身贫寒。又《宋史》说，蒙正的父亲厌弃自己的妻子，蒙正小时和他的母亲被父亲赶出家门，因而“沦蹶窘乏”。如果外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是这个蒙正的话，那么，他借灰暖足的事就可能发生在这一时期，否则，只能是另一个叫蒙正的人了。其实，到底有无此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诗包含的内容，正是外公本人思想的体现。外公出身贫苦，因之特别怜惜穷人，满足于家中粗茶淡饭的生活，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他对当地的公益事业，总是积极赞助。凭着辛勤的劳动，把子女们抚养成人。抗日时期，毅然让二舅辍学从军，报效祖国。如果外公是位有权势的绅士，摇笔杆的文人定会给他作传，写些“某公，高尚士也。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等美好的赞词，然而外公不是绅士，自然无人为他唱这样的赞歌。但他讲这个故事时着意教育我们要关心穷人的神情，至今仍铭刻在我的心坎上。

壶里的水早开了，水蒸气从壶盖的缝隙中钻出来，遇到燃烧着的火立即化作乌有。小姨取来茶杯，给外公外婆各泡上一杯茶，其余的人都喝白开水。外婆从红火灰中将一只只煨熟了的红薯盘出来，小孩都可分到一只，拍掉上面的火灰，剥开薯皮，一股浓香窜将出来，张口咬下去，那是任何山珍海鲜也比不上的佳肴美味。

夜已经很深了。室外北风怒号，北风掀起后山的松涛也加入了怒号的行列，大自然世界仿佛被北风摧垮了一般，而我们小小的灶屋里却十分的温暖和诣：松木劈柴火闪闪发亮，松脂在燃烧中吐出啾啾的叫声，好象在歌唱什么。火光照亮了没有点灯的灶屋，映着我们绯红的脸。大家都感到十分幸福，我还暗自以为葛天氏的百姓、无怀氏的子民，生活也不会超过我们。偶尔，因风坠落在地的瓦片的一两声碎响，才提醒我们户外是寒风肆虐的世界。

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十年了，外公、外婆也早已作古（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眼下又到了天寒地冻的季节，但此刻我和家人却安坐在开着空调的厅堂里全神贯注地观看电视，毫无冷意侵袭的感觉。当年，我在外公家灰塘边高兴地烤着劈柴火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种取暖的方式，我们的前人才真正辛苦呀！二百年前，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人类的知识将会大大的增长，今天我们想不到的发明将会屡屡出现。我有时几乎后悔我出生的过早，不能知道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这话激起了我的共鸣，但我庆幸自己亲历了我们民族历史上现在这个空前的伟大改革，使我享受了我的先辈没有享受过的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我也坚信并衷心祝愿我们的后人，日子比我们现在过得更加美好。

2002年10月

谭春牯勇杀日本狼

1945年5月16日上午，接连两声枪响，划破了攸县小坪山区表面的宁静。难道鬼子又从驻地出来骚扰了？人们惊恐不安，纷纷躲藏起来。我们一群自动组织起来躲避日军的难民，立即隐蔽到新近挖掘的壕沟内。我们的联络员则迅速外出探听消息：这枪声究竟来自何处，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攸县沦陷的第二个年头。上一年端午节那天，日军首次窜进我村，裁缝师傅的妻子龙七嫂逃避不及，被鬼子一枪打死。这伙豺狼的铁蹄踏上哪里，就把死亡送到哪里，它们是一群死亡之神。从此，我们便开始了逃难的生活。所谓逃难，绝不像当时那些有钱阶级，收拾细软，腰缠美钞，跟随国民党政府跑到云、贵、川等“大后方”，换一种享受生活的方式，我们只是在附近的山村东藏西躲，逃避日寇的蹂躏。

我家原本就是乡村，但傍近攸醴公路，鬼子经常沿着这条公路下乡烧杀掳掠。从公路到我家只需十分钟光景，不得已，我们暂时抛弃了历来栖身之地，躲到离家六七里的一个